

國朝文類

一六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
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
寨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閉轉徙之苦久矣
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
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矣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庖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
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
率惟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
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
其長曰幙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繼又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
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
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
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
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
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
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泥
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
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搏節
謹惜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
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
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
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
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
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
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
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徃返京
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
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
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
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
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
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
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
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
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
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
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
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
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
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楨次適真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蹇蹇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
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
弥光以亨頌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
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徃來矧周其情御史
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掇義扶除 天子德音元
戎徃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
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相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
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畱見用駸駸而疾
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
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久蹈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畱公夢炎固已爲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
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
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
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
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
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
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
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聞
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
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
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
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
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
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
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
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